

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中文版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分析

赵鑫, 张冰人, 周玮, 丁小斌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行为康复训练研究中心, 兰州 730070)

【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效度。**方法:**采用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测量 1037 名 18-24 岁的中国大学生, 另采用中文版情绪调节量表、正负性情绪量表及自评抑郁量表检验效标关联效度。一个月后抽取 105 名大学生进行重测。**结果:**修订的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包括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抑制、正性情绪表达强度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五个维度, 共 16 个题项。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了中文版情绪表达量表的五因素模型。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 五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58-0.72 之间, 重测信度在 0.53-0.63 之间。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中文版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结论:**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可以用于中国大学生情绪表达的测量。

【关键词】 情绪表达; 信度; 效度; 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3.00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in College Students

ZHAO Xin, ZHANG Bin-ren, ZHOU Wei, DING Xiao-bin

Behavio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esearch Institu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Methods:** A sample of 1037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the age of 18-24 were asked to complet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along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which are chosen as criterion. 105 of th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be retested(1 month interval). **Results:** Chinese version of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16 items, and five dimentionalities including positive expressivity, negative expressivity, negative inhibition, positive impulse strength and negative impulse strength.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five factor correlated model fit the data well. Cronbach's α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were 0.68 for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and 0.58-0.72 for the five subscales;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ies of the five subscales ranged from 0.54-0.6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had good criterion validity as well. **Conclu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with satisfactory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of emotion expressivity in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Expressivity; Reliability; Validity; College students

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ity)是指与情绪体验相联系的个体行为的变化,如情绪反应发生时的微笑、大笑、哭泣、皱眉和发泄等^[1]。已有研究表明,情绪表达对个体的社会功能有重要影响,不管降低正性情绪还是负性情绪的表都会对社会沟通和互动产生消极作用^[2]。此外,研究还发现,乐于表达情

绪的人自尊水平更高^[3],有更好的人际关系^[2,4-6],能更准确地共情^[7],且有更低的抑郁程度^[8],更高的幸福感、更少的焦虑和内疚体验^[9],心理健康水平更高^[10]。

近年来,研究者对情绪表达的维度进行了探究。如Kring等人从情绪可观察到的外在特征方面研究了情绪的表达性,设计了标准化自我报告测量,即情绪表达量表(Emotional Expression Scale, EES)^[9];而Friedman等则从情商角度解读了情绪表达,认为情绪表达包含了大量的基本表达行为^[11]。然而这些研究都是从单维角度来解释情绪表达,还有一些研究采用多维结构对其进行解释。如King等发展了三维度模型:积极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表达和亲密

【基金项目】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GS[2013]GHBZ086);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SKQ-NYB12009);西北师范大学本科生“学术能力提升计划”项目;伯克利情绪表达性问卷中文版修订及大学生情绪表达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研究资助

通讯作者:丁小斌

性表达^[12]; Halberstadt 等在家庭情境中编制了相关量表, 包括了积极情绪表达和消极情绪表达两个维度^[13]; Diener 等认为每种情绪表达的每个成分结构都能从状态水平及特质水平来分析^[14]。而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情绪表达量表是 Gross 等在 1995 年编制的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Berk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 BEQ)^[1]。Gross 等从情绪表达的性质和程度的角度对情绪表达的维度进行了更具多面性和层次性的解释^[15]。Gross 在 1379 名美国大学生样本中得到的结果表明, 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16]: 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以及情绪表达强度。其中, 情绪表达强度是指情绪反应倾向的整体程度, 正性情绪表达和负性情绪表达维度分别是指正性和负性情绪反应倾向在行为上的表现程度^[16]; 前者更强调意向, 后者更强调行为上的体现。运用该量表进行自评和同伴互评的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16], 且研究表明, 即使在控制主观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的情况下, 个体的正性情绪表达和负性情绪表达维度仍能预测其几月之后情绪的行为表达^[15]。

该量表先后被翻译成孟加拉语(Bengali)、法语(French)、日语(Japanese)、葡萄牙语(Portugese)、西班牙语(Spanish)、瑞典语(Swedish)以及土耳其语(Turkish)等七个版本^[17]。此外, 国外研究者采用 BEQ 进行了情绪表达的相关研究, 得到的 BEQ 量表结构不尽相同。Ahmet 在 425 名土耳其大学生样本中得到的量表结构与 Gross^[16]的研究结果相同, 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18]。而 Jennifer 等在 365 名美国大学生样本中也得到了 3 因子模型, 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未达到理想指数, 并表明题项 12 可同时归属于负性情绪表达和情绪表达强度两个维度^[19]。

目前国内尚未修订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 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该量表的信效度。基于此, 本研究对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中文版进行了修订和信效度分析, 探究了该问卷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情况, 考察其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体抽样法抽取西北师范大学 5 个学院的本科生。共发放问卷 1100 份, 回收问卷 1097 份, 剔除无效问卷(漏答或虚伪答题)后, 获得有效问卷 1037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4.27%。其中男生 352 人, 女生 685 人; 大一 283 人, 大二 524 人, 大三 205 人, 大

四 25 人; 汉族 963 人, 其他民族 74 人; 年龄 18-24 岁, 平均 21.25 ± 2.53 岁。另外, 分别从每个学院抽取 30 名被试, 间隔 1 月后进行 BEQ 中文版的重测, 回收有效问卷 105 份(男生 21 名, 女生 84 名)。

1.2 研究工具

1.2.1 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 采用由 Gross 和 John 编制的伯克利情绪表达量表(Berkeley Expressivity Questionnaire)^[15], 共 16 个项目, 7 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表达能力越高。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 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情绪表达强度。经 BEQ 版权机构授权, 对原量表进行修订, 采用翻译-回译法在明确了本研究核心概念和量表原文含义的情况下, 根据中国文化背景及语言表达习惯完成量表的翻译, 并回译成英语跟原文校对。最后采用专家判断法验证了量表的表面效度, 确定了 BEQ 中文测试版。

1.2.2 情绪调节量表 采用由 Gross 编制的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20], 共 10 个项目, 7 点计分, 得分越高, 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其中, 认知重评维度的测量由 6 个题项构成, 表达抑制维度的测量由 4 个题项构成。该量表中文版信、效度良好^[21]。

1.2.3 正负性情绪量表 采用由 Watson, Clark 和 Tellegen 共同编制的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22], 共 20 个题项, 5 点计分, 包括两个维度: 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其中 10 个题项评定负性情绪, 10 个题项评定正性情绪, 该量表中文版被证明有较高的信、效度^[23]。

1.2.4 自评抑郁量表 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24], 共 20 个题项, 4 点计分, 得分越高, 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中文版具有较好的信、效度^[25]。

1.3 统计分析

用 Spss16.0 和 Amos17.0 对收集到的情绪表达量表中文测试版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

2 结 果

2.1 效度检验

2.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KMO=0.828 > 0.50$, Bartlett 球形检验小于 0.01, 表明适合进行进一步分析。主成份分析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分析发现, 产生特征根值大于 1 的因子 5

个,碎石图表明抽取5个因子合适,共解释方差59.77%。依据因子负荷不低于0.40且排除多重符合条目的标准,保留了所有题项。得到5因子,16个条目的BEQ中文版。5个因子从F1到F5依次命名为:正性情绪表达(反映了表达正性情绪的行为倾向)、负性情绪表达(反映了表达负性情绪的行为倾向)、负性情绪抑制(反映了抑制负性情绪的行为倾向)、正性情绪表达强度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分别反映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反应倾向的整体程度)。各因子解释方差详见表1。

表1 BEQ各维度的项目及负荷矩阵(n=1037)

F1		F2		F3		F4		F5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项目	负荷
1	0.74	5	0.64	3	0.63	10	0.73	2	0.83
4	0.68	12	0.57	8	0.77	11	0.81	7	0.46
6	0.79	13	0.77	9	0.79	15	0.51	14	0.63
		16	0.77						
累计方差	16.22		28.39		39.39		50.35		59.77

表2 模型的拟合指数(n=1037)

模型	χ^2	df	χ^2/df	NFI	CFI	IFI	RMSEA
M1	1322.41	104	12.92	0.455	0.463	0.468	0.134
M2	2055.08	101	20.35	0.649	0.665	0.668	0.106
M3	561.69	94	5.98	0.851	0.871	0.873	0.069

2.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Amos17.0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和文献分析的结果,建立三个假设模型:模型M1,将涉及到情绪表达的所有维度合并为一个单因素结构模型;模型M2,按照Gross等的量表结构划分成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和情绪表达强度,构成三因素模型;模型M3,按照本研究的结果将情绪表达划分为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抑制、正性情绪表达强度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五个维度构成五因素模型。各个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2。综合分析比较发现M3的拟合最好。

2.1.3 效标关联效度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抑制、正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均与ERQ重评显著正相关;五个维度得分均与ERQ抑制显著相关,其中,除负性情绪抑制维度与ERQ抑制呈显著正相关外,其余维度都呈显著负相关;正性情绪表达、正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PANS-P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PANS-N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SDS呈显著正相关,正性情绪表达强度与SDS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3。

2.2 信度检验

总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7,五个因子的Cronbach α 系数在0.58–0.72之间。在间隔1月之后的重测数据表明,总量表及各个因子前后两次得分的相关系数在0.53–0.63之间, $P<0.01$ 。具体结果见表4。

表3 BEQ各维度与效标量表的相关(n=1037)

	SDS	PANS-P	PANS-N	ERQ重评	ERQ抑制
F1	-0.21**	0.26**	-0.06	0.25**	-0.29**
F2	0.07*	0.01	0.16**	-0.01	-0.33**
F3	-0.04	0.02	0.02	0.26**	0.42**
F4	-0.05	0.21**	-0.13**	0.16**	-0.20**
F5	0.09**	0.03	0.12**	0.06	-0.18**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表4 BEQ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

	Cronbach α 系数(n=1037)	重测信度(n=105)
F1	0.68	0.57**
F2	0.72	0.53**
F3	0.60	0.63**
F4	0.63	0.63**
F5	0.58	0.54**

3 讨 论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该量表包括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抑制、正性情绪表达强度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五个维度。这与原量表的结构不同,在Gross的量表中包含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及情绪表达强度三个维度。Gross认为该量表结构和维度应该更细致,有必要将这些类别再细分为各个分量表^[26]。在本研究中具体而言,原量表中的负性情绪表达被拆分为负性情绪表达和负性情绪抑制;原量表中情绪表达强度被拆分为正性情绪表达强度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选取的被试受到中国文化下相互依存、促进和谐等价值观的影响,而更倾向于隐藏负性尤其是哀伤的情绪^[27],因此出现了情绪表达强度上的分化;同时,就负性情绪而言,可能产生了表面效度较高而引起的分化。此外,题项10和12脱离了原有的维度。其中题项12归属于负性情绪表达,这与Jennifer等的研究结果一致^[19];而题项10归属于正性情绪表达强度,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下的语言表达习惯有关。

总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77,5个因子的Cronbach α 系数在0.58–0.72之间。除了负性情绪表达强度的 α 系数低于0.6外,其余4个因子皆在可接受范围内。进一步分析5个因子发现,正性情绪表

达的方差解释量最大,信度最高,可能是由于其涉及到行为的外部表现^[16],容易观测和觉知;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更多涉及内在感知,不易量化,因此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

另一方面,研究考察 BEQ 与 ERQ、PANS 和 SDS 所测得分的相关,求得该量表的效标效度。结果显示,在 BEQ 与 BRQ 的相关分析中,BEQ 的正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抑制、正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均与 ERQ 中认知重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可能是由于它们同样能带来更多的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体验^[16,28],从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12,29]。这与量表的理论构想一致。BEQ 五个维度得分均与 ERQ 中的表达抑制维度呈显著相关,其中,除负性情绪抑制维度与情绪调节量表的表达抑制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外,其余维度都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负性情绪抑制与表达抑制采用相同的机制。在 BEQ 与 PANS 的相关分析中,BEQ 中的正性情绪表达、正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 PANS 中的正性情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正性情绪的表达及其强度会增加积极体验^[9,16];负性情绪表达和负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 PANS 中的负性情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负性情绪的表达及其强度会增加消极体验。以上结果与 Gross 的研究结果一致^[16]。在 BEQ 与 SDS 的相关分析中,负性情绪表达、负性情绪表达强度等维度与 SDS 呈显著正相关,正性情绪表达维度与 SDS 呈显著负相关。分析结果与量表的理论构想一致,即正性情绪的表达及其强度的增大能带来更多的正性情绪,而负性情绪的表达及其强度的增大能带来更多的负性情绪^[9,16]。

参 考 文 献

- Gross JJ, John OP.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Three self-report factors and their correlat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5, 19(4): 555-568
-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2002, 39: 281-291
- Gray SM, Heatherington L.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ontext in the facilitat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m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3, 22(3): 294-314
- 邓丽芳,郑日昌. 大学生的情绪向性-表达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3, 2: 69-73
- 李响. 情绪表达性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概述. *社会心理科学*, 2011, 26(9): 1036-1039
- 王明忠,周宗奎,陈武. 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人际能力: 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的间接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2): 288-291
- 戎幸. 情绪表达性和人际关系对共情准确性的影响. 浙江: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系, 2010
- 何庆欢,豆春霞,彭子文,等. 抑郁青少年快感缺失与情绪表达的相关研究.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0(19): 1242-124
- Kring AM, Smith DA, Neale J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dispositional expressivenes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5): 934-949
- 周婷,王登峰. 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1): 65-68
- Friedman HS, Prince LM, Riggio RE, DiMatteo MR.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nonverbal expressiveness: The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9(2): 333-351
- Kring LA, Emmons RA. Conflict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rrel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8: 867-877
- Halberstadt AG, Cassidy J, Stifter CA, et al. Self-expressiveness within the family context: Psychometric support for a new measu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5, 7: 93-103
- Diener E, Smith H, Fujita F.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1): 130-141
- Gross JJ, Carstensen LL, Tsai J. Emotion and aging: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control.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7, 12: 435-448
- Gross JJ, John OP. Revealing feelings: Facet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in self-reports, peer rating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 435-448
- <http://spl.stanford.edu/director.html>
- Ahmet Akın.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berkeley expressivity scal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 30: 27-33
- Jennifer L, Dobbs DM, Sloan AK. A psychometric investigation of two self-report measure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 697-702
- Gross JJ, John O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 348-362
- 王力,柳恒超,李中权.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6): 503-505
-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 1063-1070
- 黄丽,杨廷忠,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1): 54-56

- 21 Shimamura AP. A neurocognitive approach to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 Handbook of memory and meta-memory: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O. Nelson(eds J Dunlosky, R Bjork).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2008. 373-390
- 22 Ma Y, Han S.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cept in sighted and congenitally blind adults. Brain, 2011, 134: 235-246
- 23 Philippi CL, Duff MC, Denburg NL, et al. Medial pFC damage abolishes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12, 24(2): 465-481
- 24 Schmitz TW, Johnson SC. Self-appraisal decisions evoke dissociated dorsal-ventral aMPFC networks. Neuroimage, 2006, 30(3): 1050-1058
- 25 Bzdok D, Langner R, Schilbach L, et al. Segregation of the huma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social cognition.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 7: 1-17
- 26 Carruthers P. How we know our own mi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reading and meta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9, 32: 121-182
- 27 Henderson HA, Zahka NE, Kojkowski NM, et al. Self-referenced memory, social cognition, and symptom presentation in autism.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9, 50: 853-861
- 28 Klein SB, Cosmides L, Costabile KA, et al.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self? A neuropsychological case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2, 36: 490-506
- 29 Sebastian C, Burnett S, Blakemore SJ. Development of the self-concept during adolesc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8, 12: 441-446
- 30 Blakemore JS, den Ouden H, Choudhury S, et al. Adolescent development of the neural circuitry for thinking about intentio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7, 2: 130-139
- 31 Johnson MK, Raye CL, Mitchell KJ, et al. Dissociating medial frontal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activity during self-reflec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6, 1: 56-64
- 32 Lieberman MD, Jarcho JM, Satpute AB. Evidence-based and intuition-based self-knowledge: An fMRI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 421-435
- 33 岳彩镇, 黄希庭. 反思自我评价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12, 35(3): 735-739
- 34 吴小勇. 自我抽离视角对自我参照记忆效应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3): 402-407

(收稿日期:2015-01-07)

(上接第405页)

- 18 石瑜婷. 大学生归因方式、人格特征与内疚关系研究.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19 钱铭怡. 大学生羞耻量表的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4): 217-221
- 20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46-247
- 21 马弘. 社交焦虑量表.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244-245

(上接第409页)

- 24 Zung W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65, 12: 63-70
- 25 刘贤臣, 戴郑生, 唐茂芹, 等. 自评抑郁量表(SDS)医学生测查结果的因子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994, 2(3): 151-154
- 26 Gross JJ, John OP. Wise emotion regulation. In Feldman Barrett L, Salovey P. The wisdom of feelings: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Guilford, 1998
- 27 Emily AB, Tiane LL,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ul-

ture: 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culture-specific? Emotion, 2007, 7(1): 30-48

- 28 赵鑫, 金戈, 周仁来. 什么样人更善于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3): 518-521
- 29 赵鑫, 史娜, 付丽, 等. 情绪识别与认知重评对社会适应不良的预测研究(英).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6): 1029-1032

(收稿日期:2014-11-15)

(上接第430页)

- 25 Bless H, Fiedler K. Mood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behavior. In Gorgas JP, Williams KD, van Hippel W, et al. Hearts and minds: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65-84
- 26 Lyubomirsky S, King L, Diener E.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 803-855

- 27 Bodenhausen GV, Kramer GP, Süsser K. 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 621-632

(收稿日期:2014-10-09)